





結埼亭外集卷三十二

題跋六

柳氏水經校本疏

柳大中名僉吳之隱君子也生當武宗之世其所校水經以宋槧手抄極審改正錯簡如潁水篇渠水篇瀍水篇皆大有功當是時楊用修黃慎中之本尚未出也大中隱約衡門世莫之知歷朱鬱儀吳中珩諸人所開雕皆未問及于大中其書在洞庭葉石君家蓋二百年來至康熙初始出故如亭林諸老猶未之





見而渭水篇中補得脫簡四百餘字世之有功于  
是書者孰能如大中予謝耳伯拜下風矣石君儲藏  
于吳中能為大中傳此本亦可尚也今此本歸于揚  
之馬氏小玲瓏山館

清常道人趙琦美脉望館三校本水經跋

清常道人水經一校于萬歷丙午再校于己酉三校  
校于庚戌蓋以宋本謝本黃本分勘之其所謂別抄  
抄本者則歸太僕家本也惜其失去第九卷至第十  
十五卷觀其校于燕邸于直沽于中州于留臺用功  
亦勤矣清常藏弄最富身後多歸于錢遵王而是書

之傳則葉石君之力也今歸于揚之馬氏小玲瓏山  
館

孫氏水經再校本跋

康熙丁未十一月十八日從葉石君處借得清常  
道人三校本一勘又用柳大中家抄宋本再勘亦  
自石君處戊申正月三十日畢是日石君從洞庭  
來述山中所聞見如李龍眠三馬米元章楷書寶  
章待訪錄其所見也白樂天手書金剛經一行一  
楷趙韓王家譜張循王鐵券倪雲林手書所著江  
南詞其聞而未見者也此皆寶玉大弓嗟乎何日



得盡觀以暢予懷記以俟異日孫潛

柳趙諸本皆以國初始出而集其成于潛夫其功最  
篤讀其跋語兼知石君之好事想見國初文明之盛  
稽古之士日得所未見以恢張耳目不禁神往予遊  
吳下問諸後進莫知潛夫之本末者矣潛夫名潛字  
菽園一字節生又曰知節君今是本亦藏小玲瓏山  
館

何氏三校本水經跋

義門先生水經校三本予皆見之其初校本以甲戌未  
見所學猶不免竟陵習氣也再校本以丙子及見亭

林所訂則進矣三校本以戊戌更進矣以此見先輩  
精進之功其述洪文惠公之言曰世無善本雖黃不  
可妄下則校世之著蔡也然先生所取以校此本者  
亦不出胡氏資治通鑑注及隸釋二種則尚失之隘  
近日杭人趙生一清又博求之元和志初學記太平  
寰宇記太平御覽九域志以及雍錄齊乘宋元諸圖  
經斯後來居上矣

再跋何氏水經

謂自東武陽出者為一漂水自高唐出者又一漂水  
乃閻潛邱之妄也謂滎陽有北礫谿又有南礫谿乃



胡東樵之妄也皆析一水而二之者也閱喜有涑水自為一篇當首又有涑水附見河水篇注中則二水也而義門混而一之雖其誤始于樂永言成于顧景范然以義門之審而不能正以是知讀書之難

### 三跋何氏水經

汨羅之汨讀如覓汨沒之汨讀如骨而字則同其作汨者音弋本作汨說文曰治水也孫愐乃謂汨羅之汨即汨字讀如覓而汨沒之汨讀如骨謬也三汨同而汨別是一字戴侗田藝衡則合而一之謂汨即汨又非也汨非水名上林賦曰澤弗宓汨南都賦曰謬

淚減汨是也義門精于小學而亦誤主孫說當以郭氏佩觿正之

### 沈氏水經校本跋

國初諸老皆有水經校本如顧亭林宛谿胡東樵黃子鴻閩百詩劉繼莊而無傳者惟亭林之本見于何氏所錄黃氏之本相傳入于新城池北庫中獨渭水沔水二篇行於世繼莊竟脫落落若東樵宛谿百詩之本雖未見而其所証據之旁出者頗多紕繆東樵其尤也苔中老友沈君絳旃少與其兄東甫從事于此東甫遂以屬之歲在庚午予貽書未其稿澤旃欣然



携之至杭并亡友董訥夫之本以來訥夫亦義門高弟也繹旃與予討論決旬遂留置予榭架中其發謫譌誤如縉姑水檀臺周瑣侯亭橫山并漢功臣表鄴侯之誤音為多不特有功于善長而已予于是書所借助老友莫如繹旃通家子則趙王一清不意叢殘讎對中逢此二特是則厚幸也夫

水經漸江水篇跋一

漸江水篇錯簡狎出故不可讀其實善長之纏終亦可按也漸江固至錢唐而止然其江浦則由靈隱而乍湖而臨平而禦兒而紫壁而及于東岬之固陵而

查瀆其自西陵湖而下始系之曰湖水上通浦陽下注浙江而後由永興以入越由是而山陰而會稽則了然矣試讀江水篇江浦江澆不知其若干也曾是漸江獨無之乎迨隋人改為運道而遺迹不可攷矣先贈公曰固陵之西地名柳浦有橋曰跨消六朝時以堦防之以官守之至宋時橋址尚在見于胡氏通鑑注乃江浦之水口也此千古未發之佳証因釐正之以授先君子自此得改次焉

水經漸江水篇跋二

山經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郭景純曰出新安黟



縣南率山蓋因蠻字之相近也黠人因而為之目曰率山曰率水而并改山經之本文曰在率東裝點地望而不知其非也漢志具在豈可以一人之異同而擅改其文乃并改山經以就之乎當東漢之時新安一帶山越居之故曰蠻中賀齊諸葛恪傳可攷若以為率他書所無樂史太平寰宇記始列其目而九域志仍不及焉曾是以羅存齋程篁墩司志事而尚不能考正燕說乎

水經漸江水篇跋三

漢志錢唐縣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

十里酈善長曰閼駟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唯漸江今無此水按武林山者今之靈隱山也東入海則是絕錢塘江而東至于今山陰縣之三江閘口乃其入海之道不然不得云東入也如此則不滿二百里安得有八百三十里由錢唐至吾甬上之海口過今郡之三亦僅五百里終不得八百三十里也斯其為記錄之誤無疑此句當是錯簡在太末縣下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江計其所行蓋約畧得八百三十里之數至于錢水則其實非山水蓋即江水所謂錢唐蓋即錢水之唐而流傳華信誑眾之事妄也武



林山水則故由柳浦以入江今入隋運河中亦非如吳地記中所云也

水經漸江水篇跋四

漢志于浦陽之水曰柯水則今曹娥是也曰潘水則今錢清是也曹娥之流由諸暨而嵒真與勾章接則嵒浦岬浦漁浦剡溪寧谿胥會之矣其又東之水見于漢志者惟勾章之渠水而鄞鄞之間無述之者乾道圖經以來皆不及也予攷鄞鄞間之水皆江水也其在今奉化之境者漢之鄞也曰奉化江其在今之鄞境者漢之鄞也曰鄞江其在今之慈谿境者漢句章之

西界也曰慈谿江三江而外皆以堤堰隔斷江水畜四明二百八十峰山谿之水如小江湖如東錢湖如廣德湖如花墅湖皆可以謂之渠水然皆起于六朝之後漢世所無而漢志所云渠水絕不可攷且凡水之以渠名者必其出自人力而後謂之渠如鴻溝謂之渠水邗溝亦謂之渠水諸如太白渠鄭渠白渠成國渠蒙籠渠淖渠洵渠皆是也則勾章之渠水亦必居民苦江潮之斥鹵而引山谿之水為渠以利田溉無可疑也水經注序浦陽之東流至于勾章而止然其自白石山而東曰剡縣江邊有查浦東行二百餘



里與勾章接夾浦有六谿夾谿崩崖若傾其即所謂  
渠水者矣蓋六谿皆算谿之支流算谿入浦陽而此  
六谿者潛而為渠遂獨為勾章之望雖于前人無明  
文然舍是更無水以當之矣吾鄉掌故于二漢少流  
傳人代已遠三屏雙鵠湮沒已久為可嘆也

水經漸江水篇跋五

漸江西入之道得柳浦而曉然若無水何以有浦又  
何以有埭又何以有橋既有之則知其與臨平湖水  
合不難矣由臨平而達禦兒之柴壁江水亦合谷水  
而下至于柴壁渾濤東注以趨固陵是江水至禦兒

已與浙江合許慎晉灼闕駟謂江水至山陰始與浙  
江合者特要其終而言之也其實不待山陰也若以  
史家書法言之當云江水至禦兒與浙江合又東至  
山陰入海水經以為至餘姚乃其誤耳或疑南江東  
下之道烏程一帶地勢中高過此則海鹽又中高不  
知雖有高原豈無下隰江水匯震澤而來所趨者為  
諸縣之下隰不相阻也乃若不知而作者妄為杭志  
三詰三誤之編則不知柳浦之本通不碍于江潮內  
外之纏絡多作葛藤益可以箝其口矣改善長于沔  
水篇曰浙江至臨平湖南合南江又至餘暨東合浦



陽江今誤本日浙江至臨平湖南合浦陽江遂不可  
曉

水經濟水篇跋

說文四瀆之沛沛聲常山贊皇之濟齊聲絕不相混  
漢志所引禹貢職方古文皆沛也惟贊皇之濟則別  
焉自應仲遠誤合之然酈善長即已非之而徐堅于  
初學記辨之餘錯又辨之王應麟又辨之陳大猷又  
辨之雖沿議莫能改正要之混沛而為濟未聞有以  
濟為沛者蓋贊皇之濟在漢志本名石濟續志始脫  
去石字但稱濟水也不料樂史遂從而甚之反以濟  
為沛而引衛詩以証之夫衛封域中有沛水無濟水  
衛女不能出宿于贊皇瘦陶之間也諒矣且樂氏以  
餞稱之稱為曹州之大稱則其去出宿之地益遠矣  
是自相矛盾也張自烈不能辨王圻亦竟承御史之  
謬顧祖禹又承王圻之謬其失大矣

水經渙水篇跋

水經溪水出河南密縣大隗山入潁說文曰異聲而  
說文又有渙水亦出河南密縣入潁則翼聲也乃求  
之水經無所謂渙水者而徐鼎臣注則渙水亦讀作  
翼聲與說文戾乃考之鼎臣之前先有師古其于地



里志峽縣下渙水亦曰翼聲與鼎臣合及細讀善長之注則曰時人謂渙水為勅水以音相類也則善長亦讀作翼聲故與勅混若異聲又何混焉愚竊疑渙水即渙水也故自潁水及洧水滎水之入潁者並不聞更有渙水說文偶誤重出而異其音徐氏亦覺其非而改之但未及申明之此其失耳後攷之小學諸家則戴侗曰渙即渙之重文其說是矣

水經泄水篇跋

許氏說文言水皆有依據惟以汲水為禹貢之澮水入泗又以榮播之播為潘水是二大錯而餘無之臣

其言泄水則有難曉者其曰水受九江博安洵波北入氾泄水之出博安是也而洵沒不知所在爾雅過為洵則當是過水之旁出但過在淮北泄在淮南隔岸相望而不相就許氏安所指乎又自漢後不聞有紙水惟渙水一名泝水見于左傳乃淮水上流之分支雖同入淮而泄水不能入之既而思之許氏雖誤然誤亦必有因蓋其所謂入氾者非泝也乃泝也水經泝水篇亦嘗誤云泄水入泝至酈注始糾之寫本之誤又以泝為氾則益不可通耳按酈注則泄水出博安入濡須其言有據故注引說文最篤而于此條



不錄有以也夫

病中忽悟得洵波二字乃芍陂二字之誤文但考泄水合濡水入芍陂亦非申出也乙亥五月又題

水經江水篇跋

江水失去第四篇而青林湖以下水竟無考胡東樵閩潛工不知其闕乃謂已見沔水篇者真妄言也沔水乃北江之流而中江將安所歸二老窮畢生之力以治水經不意其作此囁語也按說文冷水出丹陽宛陵西北入江今不知冷水為何水也又云潭水在丹陽今不知潭水為何水也其可攷者惟漂水見說

文亦見漢志應邵以為南湖蓋今之丹陽高深石白諸湖也盧江之北湖見漢志則樅陽湖也而陵陽之淮水即秦淮則已見沔水篇矣攷漢志宛陵縣下云彭澤聚在西南清水西南至蕪湖入江漢志之清水疑即說文之冷水也其地俱合應邵誤以此冷水為冷道之冷水故臣瓚非之曰宛陵去豫章北界三千里又隔諸水不得從下逆至冷道而後入江師古以瓚為是不知此乃丹陽之冷水于豫章以北何與乎杭人趙生一清曰清水蓋今清弋江一帶頗為近之

水經漓水篇跋



漓水一名融水乃特何江之下流分鬱水豚水諸川  
入于交州復至中土歷三十六灘而為漓水本無所  
關于湘水其必引湘水而通之者秦史祿運漕之故  
也故湘漓所以通專在于零渠水經不知遂謂湘漓  
同源此大謬也范石湖曰漓水南下興安地勢高與  
湘水遠不相謀史祿始派湘之流而注之灘使北水  
南合作渠之注于湘流沙磧中壘石作鐮背銳其前  
逆分湘流為兩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灘江與俱  
南渠繞興安界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間置斗門  
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復開斗伺水積

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瓶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  
治水之巧無如此渠石湖之言足補善長之遺兼糾  
柳開輩之謬

水經涑水篇跋

水經之例凡群水于大水者皆詳志其源流若別自  
有篇者雖于大水志其會歸之地而不復詳以本篇  
自具也涑水別自有篇者也出于河東閩喜縣黍葭  
谷過周陽又過安邑又過解縣而注于張陽池此其  
原流也乃河水篇中河北縣又有一涑水水出縣之  
雷首山西南流亦曰雷水逕霜泉俗謂之陽安澗水



而西南流注于河其原流各別蓋閼喜之涑即洮水也通鑑地理通釋所云在陝州夏縣北四十里者是也河北之涑水則雷水亦陽安水也通鑑地理通釋所云河中臨晉縣東十二里者是也近人竟合而一之樂史曰涑水自閼喜接河中而顧祖禹曰涑即絳水下流自絳歷閼喜夏縣安邑猗氏至臨晉縣界合姚暹渠而西出經蒲坂又西南注于河各陽安澗水蓋自猗氏以上皆洮水之原流也自臨晉以下則河水篇者是已此在承經一百二十餘篇中一大疑案而未有疏晰之者愚讀涑水篇但言涑水入張澤而

不言張澤之所入又曰西北去蒲坂十五里然則閼喜之涑水所入正與河北之涑水所出相接而又皆名涑水道元不細剖之乃兩處並引左氏伐我涑川之語則道元已自蒙混矣況十餘年後乎厚齋雖兩列之而亦不甚了了遂日益無徵及讀唐志虞鄉縣北十五里有涑水渠貞觀十七年蒲州刺史薛萬徹所開自閼喜引流入臨晉以溉田乃恍然曰斯兩涑水所由合也則前此閼喜之流並不與臨晉通蓋至唐而始合也故鹽池圖說曰涑水中尾多窄至臨晉而山谿諸水咸注之不知涑水本至張陽而止所謂



中尾多窄者出于人力之通過此則又一涑水也若左傳之涑川則原在閿喜不在蒲阪蓋王官城亦在閿喜也惜不起樂顧諸公而語之

讀胡氏資治通鑑注

胡樸礪曰人苦不自覺前人之註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斯言真克己之論樸礪是注世人宗之罕敢議者顧宛谿始摘其數條而未盡中其失也予細讀之則不止宛谿所舉而已如東燕之石濟乃河水之支流而以為四瀆之濟求桑丘不得而竟以汝南之下桑里當之英布為漢軍敗于洮水之上

洮水乃泚水之誤而梅礪以為零陵之洮水他若以秦之廣陵屬九江真是無稽之言予少時聞之慈水前輩馮君明遠極言是注之失而未及叩其詳稍長亟欲盡其說而馮已逝矣竊思一一彈駁勒為糾謬一書病廢不果但樸礪注之佳者實多予之欲糾之者正欲為其功臣也安得稽古之士成予志乎

題讀史方輿紀要

以汲水為禹貢之灑水其說出自許叔重果爾則鴻溝自古有之實與酈氏禹塞滎澤之言相表裏然世儒無信之者唯東坡頗然之不謂顧宛谿亦主其說



并以之改職方謂豫州其川滎洛滎非滎澤滎與澨  
通即汴水則近于謬矣其言三江主松江婁江東江  
言九江主湘江皆未當而謂英布所敗之洮水即震  
澤之洮湖尤舛宛豁地學實出東樵潛丘子鴻之上  
綜羅既多不能無錯然此則其大者不意其失言也

鮎埼亭外集卷三十三

題跋七

題哀江南賦後

鄞

全祖望

紹裔

甚矣庾信之無恥也失身宇文而猶指鶉首賜秦為  
天醉信則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後世有裂冠毀  
冕之餘蒙面而談不難於斥新朝頌故國以自文者  
皆本之天醉之說者也即以其文言之亦自不工信  
之賦本序體也何用更為之序故其詞多相複淳南  
直詆為荒蕪不雅學子信少陵者多其肯然淳沲之



言乎若顏氏觀我生賦實勝于信蓋深有愧恨之意而非謬為支言以欺世者予嘗謂近人如東澗信之徒也梅村則顏氏之徒也同一失節而其中區以別矣

題蘇若蘭迴文詩

臧榮緒舊晉史載竇連波妻蘇若蘭迴文詩八百字名璇璣圖見徐堅初學記所述崔鴻前秦錄蘇蕙始平武功人陳留令道賢第三女年十六歸竇滔滔甚敬之及符堅時滔為秦州刺史坐事被徙流沙蕙因織錦為詩寄之實與臧書相合則天大周帝製乃謂

滔妾趙氏有寵蕙推辱之而已滔鎮襄陽遂獨携妾之任絕蕙音問蕙悔恨作此詩文選注引詩序又謂方滔徙時誓于蕙不更娶既至沙漠背其約蕙作詩以贈三說不符然臧崔生六朝相去不遠較之隋唐以後之言似可信近見阮亭先生池北偶談所書于此詩同異未備因摭一則以佐考証

跋韓侍郎致光贈吳顛尊師詩

予嘗以歐陽公唐書嘆天復天祐後無節義之臣推原于白馬清流之禍士氣喪盡有以致之然恐當時尚有其人特遭五閏喪亂遂失之耳因追為搜緝補



作唐遺臣一卷其已見于史者曰司空侍郎圖韓侍郎  
羅隱梁震輩此外尚又如孫邵陳向之徒尚得  
十餘人亦稍慰歐公之憾然莫能盡也韓侍郎丙寅  
在福州有贈吳顛尊師詩曰飲酒經何代休糧度此  
生跡應常自況顛亦強為名道若干鈞重身如一羽  
輕毫釐分象緯袒跣揖公卿狗竇號光逸漁陽裸禰  
衡笑當冬蟄震岩電夜珠明月滑侵簪冷江光逼履  
清半酣思救世一手擬扶傾擊地嗟衰俗看天貯不  
平自緣懷節義可是計烹烹議論通三教年顏稱五  
更老狂人不厭密行鬼應驚未識心相許開襟語更

誠伊余常服義願拜十年兄斯人非唐之貞士棄官  
隱于黃冠者子雖其名不可攷然當附之司空諸公  
之後致光又有送人棄官入道詩云社稷俄如綴雄  
豪詎守株忸怩非壯士擺脫是良圖塵土留難綴纓  
綉棄若無冥心歸大道回首笑吾徒是亦一吳顛也  
然則其時之埋形晦迹竟與草木同腐者豈僅此哉  
豈僅此哉

跋韓致光閩中詩

劉後村曰唐史謂致光挈族入閩依王氏按王氏據  
福唐致光乃居南安曷嘗遂依之乎後村之言是也



而尚未盡致光以丙寅至福唐主黃滔家丁卯唐亡  
戊辰尚寓福唐己巳寓汀州之沙縣庚午寓尤谿之  
桃林辛未而後始至南安則其在福唐亦三年又二  
年而居南安耳然致光之居南安因不依王氏即居  
福唐亦非依王氏何以知之王氏固附果者也致光  
避梁而出豈肯依附梁之人故其嘆郎官之使闕者  
曰不羞莽卓黃金印翻笑羲皇白接籬鵲詩曰莫怪  
天涯棲不穩託身須是萬年枝驛步詩曰物近劉輿  
招垢賦風經瘦亮汗塵埃喜涼詩曰東南亦是中華  
分蒸鬱相凌太平悽悽詩曰嗜鹹凌魯濟惡潔助  
涇泥閑興詩云他山冰雪解此水波瀾生豈但于  
王氏無一豪之益且危疑百端矣讀詩論世可以得  
其情狀也

跋月泉吟社後

月泉吟社諸公以東籬北窓之風抗節季宋一時相  
與撫榮木而觀流泉者大率皆義熙人相爾汝可謂壯  
矣然當時主盟如方謝吳三先生至今學士皆能道  
其姓氏而社中同榜之人自仇近村而外多已湮沒  
不傳向微是書之存則直與陵谷同清淺不亦危哉  
其間有可疑者第三名高宇為杭州西塾梁相字必



大而十三名魏子大亦武林九友會梁必大第六名  
子進為分水魏石川先生名新之字德夫而五十三  
名子直亦分水魏石川第七名栗里為金華楊龍谿  
名本然字舜舉而三十六名觀我亦金華楊舜舉十  
四名喻似之為分水何教名鳳鳴字逢源而四十五  
名陳緯孫亦分水何教名鳴鳳皆一人而兩見十二  
名鄧草選為三山劉汝鈞君鼎號蒙山而十七名田  
起東為崑山劉蒙山則異地而同名四十名柳園為  
月泉竹臞陳君用而四十六名陳鶴臯亦月泉竹臞  
陳君用又五十七名有柳州月泉四十七名臨清為建

德王進之而四十九亦名王進之建德五十名元長  
卿為義烏陳希聲而五十二名聞人仲伯亦義烏陳  
希聲音連名而疊出豈當日隱語庾詞務畏人知不  
憚謬亂重複以疑之耶抑歲久流傳或有譌誤近世  
雕本未及是正耶是皆當俟之好古者之考証者也  
夫吟社人物職志昭然其勢錯猶且至此何況荒亭  
野哭邏舟移榜其為張孟兼所不能詳者尚可問哉  
若槐窓居士黃景昌嘗著尚書蔡傳正誤見兩浙名  
賢錄湛淵白珽則本吾鄉舒文靖公裔孫養于白氏  
見剡源先生集



跋剡源與先泉翁和詩後

剡源荅泉翁詩云酣歌待約東隣伴潑面晴風漲酒  
瀾又云更有隣墻全處士醉吟能泛百杯寬是泉翁  
寓杭後所酌倡也今泉翁之詩自吟社而外無存者  
惜夫

跋月泉吟社白湛淵詩

白湛淵在吟社中變姓名為唐楚友不知其為吾鄉  
舒文靖公之後也生十齡以孤穉隨母養于白大德  
庚子任毗陵教授剡源勸其援范公例復姓未知果  
否然要為吾鄉添一詩人

題蒲壽宍詩

顧徵君亭林紀蒲壽宍事令人髮指明初禁錮蒲氏  
子孫諒壽宍之後亦同在其中可以報之矣偶見其  
為浮圖刺血寫法華詩云丹書何切切滴心不滴血  
縱使血可乾其如心不竭蜀鳥啼作花至今萬山纈  
殺身以成仁遺訓有先哲何其謬為激烈一至此也  
然讀之終無沉痛之意蓋膚語耳

書劉文靖公退齋記後

許文正劉文靖元北方兩大儒也文正仕元而文靖  
則否以予考之兩先生皆非宋人仕元無害然以元



開創規模言之其不足有為可知則不仕者自此遠矣文正從祀而文靖則否誠不可謂非屈也然吾讀文靖退齋記謂世有挾老子之術以往者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林戚其終必至于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于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是乃以術欺世而即以術自免斯其言未知其何所指也及讀楊僉事俊民為作祠記則曰先正得時行道大闡文風衆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學也以祠記之言合之則所指者即文正也豈當日文正

辭左轄居祭酒蓋有見于道之勤行而始思以儒官自安故公以是詆之與要其在當日必實有所見而今不可考矣文正之仕元世多遺議予蓋不盡以為然由文靖之言觀之則知苟非行道之時必不當出而不當擇地而居之蓋立人之朝即當行道不僅以明道止不能行道而思明道不如居田間而明道之為愈也斯其文靖之意而非後世之論也然則文靖高矣孫徵君奇逢最為表章文靖之學而未及此適校元儒學案因表此案附之于後以存先儒異同之故焉



讀劉文靖公渡江賦書後

劉文靖公渡江賦前人論之者多矣瓊山以為幸宋之亡黜其崇祀後渠則以為欲存宋夏率力主後渠而論者終未釋欲于瓊山之說予以為兩家皆非也諸公蓋但讀其賦而未嘗取其集攷之故不能定其紫明儒請書之踈大率如此許文正與文靖皆元大也其仕元又何害論者乃以夷夏之說繩之是不知天作之君之義也豈有身為元人而自附于宋者真妄言也文正仕元文靖則否何也文靖蓋知元之不足有為也其建國規模無可取者故潔身而退不然

文靖已受集賢之命非竟不欲出者也渡江之舉宋曲而元直文靖傷宋之為奸臣所誤留行人以挑師釁耳蘇天爵以為哀宋是也哀宋則固非幸其亡而亦非有意于存之所謂置身事外而言者也吾讀徵之于其詩其憶郝伯常曰一檝期分兩國憂長纓不到越王頭末曰飛書寄與平南將早遣樓船下益州此其罪宋之無故而執使臣也但據此而言其詞頗厲幾幾乎若幸其亡者而正不然其題理宗南樓風月圖曰試聽陰山勅勅歌朔風悲壯動山河南樓烟月無多景緩步微吟柰爾何又曰物理興衰不可常



每從氣韻識文章誰知萬中天月只辨南樓一夜涼  
理宗自題有併作南樓一夜涼之句其題理宗詩卷才到中天萬國明則藝祖詩也

曰已未天王自出師眼前興廢想當時臨江醜酒男  
兒事誰向深宮正賦詩是三詩者皆以痛晚之宋君  
不恤國事自取夷滅而外幸之之詞其題理宗緝熙  
殿硯詩使君持送緝熙硯捷音才到山中人四十三  
年如電抹此硯曾經秋復春題度宗熙明殿墨詩曰  
松風生哀硯滴似訴優遊解亡國只今誰有哀江  
南寶氣不受鶩谿縑書事詩曰唱徹芙蓉花正開新  
聲又聽采茶哀秋風葉落踏歌起已覺江南席捲來

此其哀之至矣豈幸之子至其書事詩又曰路人遙  
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此則尚論陳橋之事之  
非而傷天道之好還其與伯顏得國小兒失國小兒  
之語正自不同故過東安趙氏先塋云今古區區等  
如此五陵哀鴈入秋雲至曰朱張遺學有經綸不是  
清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館儒冠爭看宋帥臣此  
似美家鉉翁之徒而作又曰風節南朝苦不伸沂流  
直要到崑崙世宗一死千金見此是黃河最上津此  
似斥留夢炎之徒而作其咏海南鳥曰精衛有情啣  
太華杜鵑無血到天津聲聲解墮金銅淚未信吳兒



是大人凡此皆文靖置身事外平情論事之作存之  
幸之俱無豫也至其不肯仕元之意亦皆見之于詩  
其咏四皓詩曰智脫暴秦網義動英主顏鄙哉山林  
槁搏也或可班安得六黃鵠五者相追攀四老固嘗  
入漢庭希夷亦朝宋祖而皆不仕文靖以之自况也  
又曰孺子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出處今誤我惜哉不  
早還託興于四皓之輔漢惠而終不能安漢以見已  
之不當留也故題嚴光詩曰為陵成高節此亦天子  
恩中庸久蕪沒矯激非天民其言皆和平中正以求  
出處之宜然其傷時之意則累見之和歸園居詩曰

人生喪亂世無君欲誰仕滄海一橫流飄藩豈由已  
和擬古詩曰忍飢待竹實淡蕩今何之歌以靈鳳謠  
亂以猛虎詩和雜詩曰太玄豈無知不覺世運迫為  
問莽大夫何如成都陌又曰西山霍原宅古跡猶可  
稽長吟豆田謔愁雲落崩涯則時政之謬而思晦迹  
以自保明矣然其和歸園居詩又曰乾坤固未壞杞  
人已哀鳴雖知無所濟安敢遂忘情和擬古詩曰客  
從關洛來高論聽未終連稱古吳傑秉國或從戎生  
世此不惡君何守賜窮急呼酌醇酒延客無何中則  
文靖豈忘世者特厄于其時耳其和詠貧士曰淵明



老解事撫世如素琴豈有江州牧既來不同斟是則  
戒心于霍原之禍而所以勉受徵書者也蓋文靖之  
不仕于元本不因宋雖亦嘗譏揚雄羨管寧陶潛而  
與諸人有故國故君之分者不同况文靖先世皆仕  
金故哀金之詩亦多和歸園居詩曰陵谷變浮雲家  
世如殘局區區寸草心依然抱朝旭題金太子墨竹  
曰策書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  
白髮哀歌對此吟雙蓬早發濡上曰別家忘再宿桑  
海問何年過奉化曰百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宋道  
人詩卷曰知音有銅狄逸史訪金源上塚曰故國無

家仍是客病軀未老錯呼翁登中山域曰陵遷谷變  
橫流地印覆巢傾死節臣毛髮諸孫生氣在九原精  
爽凜猶新謂其從伯祖死貞祐事也雄州詩曰灑落  
規模餘顯德承平文物記金源又題金太子墨竹曰  
手澤明昌秘閣收當年緩襲為誰留露槃流盡金人  
淚應笑翔鸞不解愁跋遺山墨跡曰遺墨數篇君惜  
取注家叅校有他年此皆其哀金之作味之似過于  
哀宋者蓋其先世所嘗臣事也文靖生于元代見宋  
金相繼而亡而元又不足為輔故南悲臨安北悵蔡  
州集賢雖勉受命終敝屣去之此其實也瓊山後渠



所云不皆成嚙語哉

跋周南仲開禧勅後

右周正字南仲山房稿中擬開禧奪秦檜官謚勅也  
按建炎雜記曰秦檜之死其館客曹宗臣為博士定  
謚曰忠獻議狀有道德高天地勛業冠古今之語開  
禧初李季章為禮官請易以惡謚奉常定曰繆狠議  
上侂胄謂同列曰且休且休遂止然忠獻之告已拘  
取矣侂胄死乃復還之今宋史寧宗本紀大書奪秦  
檜爵謚以繆醜以李氏之言核之非其實矣予最愛  
集中序鄂王冤狀淋漓悲壯事雖不果行要足以吐

重泉之氣所當勒之鄂王墓道使百世共讀之者也

跋汪伯彥封事

建炎七年高宗以逆豫師退手詔問諸舊輔以善後  
之計故相則李綱汪伯彥朱勝非呂頤浩秦檜故叅  
政則顏岐李邴張守王綯故樞使則韓肖胄諸公封  
事李為最呂次之其餘亦皆有可采獨顏岐寥寥一  
無建明岐故小人力阻李忠定入相者也尤異者汪  
伯彥之封事假萬全以為元老決戰以為將軍如相  
如作賦子虛亡是之比而終之以夢見箕子令其以  
所見質諸天子斷自神筭蓋意中猶主和議而不敢



明言耳其語亦絕非奏對之體令人發一笑也秦檜請聲劉豫之罪而陽推金人以紓其締交是則仍其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說而不敢言中原人歸劉豫者以是時方戰勝也

跋宋高孝兩朝御墨卷

錢唐丁高士鈍丁得宋楊和王所藏高孝兩朝御墨一卷其中并有賜和王之子者予見之嘆曰此風雲慶會閣中故物也風雲慶會閣者和王洪福橋里第所以貯奎墨之所也先是和王卜宅中為大府旁列諸子四宅極其宏麗而一浮屠謂之曰此龜相也得水

則吉失水則凶宜引湖以環之和王方被殊眷即以乞之高宗高宗許之又曰恐廷臣有言宜速為之于是和王督濠塞兵數百又募民夫連晝夜為之三日而成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凡數百丈工成而言者繼至高宗諭曰浙中有平盜功雖盡以西湖賜之亦不為過惟卿容之言者遂止和王乃復用僧言建高閣以御賜風雲慶會四字揭之而供奎墨焉蓋亦取昂首俯湖之象相傳百有餘年辛巳其家捨閣于仿聖觀識者以為龜失其首將不利矣次年果大火數百楹無孑遺而是卷得存不可謂非天寺也嗚呼



中興多名將鄂王鄴王及劉太尉輩之功無一售者  
其得窮極富貴以老莫如附會政府之張循王而次  
之即和王試觀全墨之稠疊可以想見恩遇之隆三  
復思陵西湖之語君子是以知宋之不復北征也已

跋劉宋周朗選舉疏

三代以下之士衰甚矣選舉之法徒有其名無其實  
士亦無復立志者偶讀通典劉宋孝武帝時周朗上  
疏欲令二十五家置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  
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習經五年有  
成井之司徒習武三年有成井之司馬若之年不能

明經五年不能達武雖公卿子弟長婦農畝孝武帝不  
能行也愚謂此即明初社學之制洪永之間蓋嘗行  
之而惜其不久然七年五年其期稍迫寬之以十年  
八年可也

跋王荆公改正經義劄子

荆公改正經義劄子其中第二道曰臣近具劄子奏  
乞改正經義尚有七月詩剝棗者剝其皮而進之養  
老故也謂亦合刪去如合聖心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按毛傳解剝為擊故釋文音普卜翻荆公不以為是  
乃以養老解之偶一日到野老家問主人何在其家



曰撲棗去矣荆公悵然自失歸而請刊去之觀容齋  
古人訓詁之學不可輕易如此

書祁門張侍郎御請毀逆奄墓疏

明熹廟時奄福為亘古所未有天奪其魄莊烈帝出  
而殛之彪虎餘孽誅耒殆盡而西山之碧雲寺尚有  
逆奄生前所造塚穹碑屹立乃崑山南樂兩相誤文  
入國朝猶無恙相傳寺僧拱護甚力遊人過往多  
以穢物擲其碑寺僧伺其退即洗濯之予嘗憤守者  
之愚而以為得使崑山南樂長存面目被人唾詈正  
自快意康熙辛巳張靜齋侍御疏請毀之得

旨允行是固大快人意之舉但惜不取碑文揭數本  
附之三朝要典之後足當桓大司馬流芳百世之志  
也

題崇正遺詔事實後

江蒲瑞昌悼順王元孫鎮國中尉統鈺纂述遺詔事  
實一卷時年七十一矣其辨楚史妄傳遺詔參錯字  
樣聲淚交下惜其所紀亦多舛誤如襄城伯李國楨  
之葬梓宮並無其事當時所妄傳也太子已陷賊營  
而曰不知所之開齊化門曹化淳非杜勛也然范文  
烈公係揆輔乃以為刑部尚書倪文正公係計相乃



以為禮部侍郎王侍郎家彥則以為大僕孟侍郎兆  
祥則以為左通施副都邦耀則僅稱僉院吳太常麟  
僅稱戶科而周御史亮工忽稱副都則官簿崇卑俱  
未之考也侍郎張忻再入  
本朝而以為拷死行人謝于宣拷死而以為逃則死  
生亦未確也其餘不能枚舉又若賀太僕王盛並非  
死于甲申者不知何以混而入之其筆墨謏陋無足  
觀不附絕句四十二首亦不工然選明詩者不可竟  
遺此人也予友張燾取以示予因題其首

跋袁正獻公與舒和仲帖

某頓首再拜和仲學士親家契兄侍右多日不得  
上狀惟有瞻仰即此冬杪晴寒伏惟侍庭春容尊  
履有相萬福某碌碌葉障深媿無補惟日夜思歸  
當今仕宦大抵皆難若沿江州郡則難而又難者  
也財賦取辦于船稅舍之則無策征之則招謗通  
客紛紛有投贄者有挾貴者予之少即怒多則不  
勝其費此豈易區處哉官中錢物皆生民膏血豈  
可輕用寧彼人謗且怒耳賢昆仲朝夕歡聚浸淫  
磨礪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為朋友也甚善更宜  
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



為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又於書不敢廢況他人乎純仲近讀何書更在賢伯氏程督之耳匆匆通問天寒更幾保愛不宣頓首再拜和仲學士親家契兄侍右右表正獻公與舒和仲帖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也正獻是帖蓋在守江州之時觀其所述過客之難于酬應德人之言也帖尾諄諄勸讀書予嘗見延祐慶元志中載正獻一帖亦答舒氏兄弟者大畧與此相同深戒學者騫高遠而不覽古今此是當時為陸學者之習氣正獻及之不一而足可以知陸學本

不如此及其流弊至於如此則是傅子淵包顯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楊表不尔也故延祐志中所載帖極稱慈湖之讀書今跋此帖正可以彼此互相証明往者臨川先生昌明陸學然其病則言陸學絕無流弊如此便成矯枉阿私觀正獻二帖而當時為陸學者之流弊章章如矣陸學精處正在戒學者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學者可不戒乎延祐志中所載之帖跋于深寧王先生亦吾里中前輩也今是帖再跋于小子敬惟鄉社前輩大儒之心畫歷劫猶存芒寒色正而小子衰殘病廢于斯道茫無所見年來健忘昏耄



古今經史日以廢業正獻是亦樓之精舍與吾家近  
一葺歲時過之曷禁悚然是帖昔藏于醉李項氏今  
歸于江都閔氏

跋楊文懿公家訓後

文懿公長子茂元得刑曹而寄之訓以為吾始而喜  
繼而憂終而恨喜者以進士多外補今得京職父子  
足相聚也憂者以初至仕而得刑曹人命至重恐有  
失也恨者以自此恐不復讀書遂為俗吏也教子如  
此可以為天下人父之鵠矣雖然歐公與人言多及  
吏事不談文章則吏事亦學也公又何恨之有茂元

後官侍郎稱名臣不媿文懿之教云

跋唐荆川萬鹿園札

荆川與鹿園札三十餘帙予得其七荆川文吏而倦  
倦于論兵鹿園大將而諄諄于論學觀其翰札令人  
肅然起敬也適九沙七十一生辰予無以為之壽即以  
七紙致之九沙喜曰吾家世珍也因囑予為之跋其  
餘帙亦歸九沙從子西郭

跋豐考功札

考功與周中丞莓厓札言其子瑩有萬夫之勇又極  
言其不孝考功有媿于學士宜其子亦多忤耳然嘗



見鑿詩又頗醞藉不似勇夫何也

吳興趙文敏公父子兄弟夫婦甥舅墨蹟跋

小山堂長趙君谷林意林兄弟出示松雪家門墨跡一卷凡七幅後有吾鄉慈水陳文定公敬宗跋又有太原傅山先生跋美哉天水之世寶也第一幅為松雪記事予孫提領行可者第二幅為管夫人漁父詞四首第三幅為公弟孟碩送剛父學正之任桐川詩第四幅為公子仲穆所書坡公念奴嬌赤壁詞第五幅為仲穆子彥徽所書章孝廉乞粟疏第六幅為公子仲光和草堂秋興詩八首又和若拙詩一首第七

幅首尾不完然猶可審其為黃鶴山人王濛所作子猷雪夜訪戴圖序山人固公之甥也故附卷末文定為吾鄉名德碩儒向未嘗見其手筆是卷以鷗波亭中父子兄弟夫婦舅甥墨妙歸于谷林固趙氏之幸得見文定之跋又予之幸也剛父姓王氏吳人以字行有兵畧其後從桐川學正徙吾慶元適方國珍來寇總管輩不能禦剛父自請分守東門累殺賊國珍以是不敢窺慶元者數年剛父去官而慶元本復可守矣予嘗嘆元史不載剛父事吾鄉圖經亦莫為剛父立傳者僅得其槩于先王父贈公所輯方氏事畧



予嘗過東門為賦王學官故營詩編入句餘土音適見孟碩贈剛父詩因牽連及之

范少師式齋墨跡跋

宋少師式齋范公楷在理宗朝為名臣詳見表文清公慶元志其詩則予未之見也乾隆癸亥其九世孫核得其墨蹟一咏梅花絕句一咏茶花絕句其後鈐以清白家風私印是卷在范氏為世寶在吾甬上足補耆舊之闕亟錄而藏之先公搜甬上前輩詩在杲堂簿錄之外數十家其風節文章之著者尚書豐清敏公舒中丞嬾堂王宗卿珩蔣中奉璿鄭魯公若冲

太師史文惠王朱少師翌張于湖袁正獻公表正肅公陳侍郎和仲史春坊友林陳參議西麓皇甫處士東生陳教授時叔兄弟程侍郎徐紀助教堂鄭教授駒其餘不甚見稱于世若陳晉錫者尚多有之今得尚書之詩悵先公之未見也若鄞江先生詩見于荆公墓志者是王氏子孫私撰記之荆公非真筆也妄男子取而列之以捕杲堂之本則謬矣核能購其先人之墨跡以充文獻賢矣哉

跋王節愍公札

明之亡也浙中仗義殉節之臣極盛而杭人獨少甲



申之難竟無一人乙酉南都之亡家居死者陸大行  
鯤庭王邵武昭平祝貢士開美死于師者翁都督也  
畫江之役褒恤諸忠但及大行不及邵武吾鄉董戶  
部次公爭之曰死一耳何以卹典有偏將謂大行係  
甲榜邵武係乙科即今之甲榜而賣國者肩相望也  
邵武始得謚節愍今年冬杪獲見邵武手跡于戶部  
部家乃國難前所寫摺扇見寄者乃知邵武于戶部  
為舊契邵武不負故國戶部足報故人交有光矣自  
三公以死倡丙戌而後陳太僕潛夫陳將軍萬良徐  
主事復議俞主事元良周貢士宗彝張將軍起芬姜

此是跋王邵武札後半

指揮國驤吳都御史聞禮吳太學維修姚都督志卓  
姚太僕奇胤湯守道芬張都督堅郁大令廷諫輩尚  
有人焉莫為之先何以鼓其氣哉邵武向未嘗見其  
其手筆為正容肅拜而觀之邵武子均壬午鄉貢進  
士于遺民中最苦節亦應附志

錢忠介公墨蹟跋

往與萬編修九沙搜羅因國未造忠義諸公墨蹟獨  
以不得忠介錢公書為憾已而得其為諸生時試義  
殘帙喜而裝潢之屬予跋尾予逡巡未作九沙寓亭  
不戒于火是冊亦歸天上悵惋無已今年忠介嗣子



濬恭得此卷乃忠介自書咏史詩作筆法詆蕩清妙  
為之驚躍再拜循環把玩惜九沙已為故人不及見  
此墨寶也濬恭方與予編公遺集因以是跋附之集  
後

錢尚書手蹟跋

尚書手蹟共十幅在馮研祥家皆與馮氏群彥往還  
者第一幅云足下奇士邁此奇窮此天所以善成足  
下也楊大洪作秀才時貧病艱危脩所不堪吾堯慷  
慨建豎無烈于大洪者彼固于窮困時辦此矣足下  
定當得力于此其言善矣然則尚書晚節狃猖殆以

少年甲第清華故累之耶其云曹生能救清漳可謂  
不負吾門閩人若更跳梁當置清漳于何地清漳指  
黃忠烈公也忠烈之被逮上疏爭之者葉廷秀涂仲  
吉周旋其事者彭士望以二千金為納索體者戴初士  
黃商侯顧不知曹生為誰幅中所及人物如錢不識  
孫子度呂季臣陳子木皆未人則疑是曹給事遠思  
當更考之閩有周之夔故里党也跳梁者必其人矣  
振公亦不知為誰第二幅云劫灰之後歸心佛乘急  
欲請書本藏經以供檢閱聞霍魯齋作守道此好机  
機緣春夏間欲往訪之兄過嘉禾幸為商地主不至



栖栖旅人也內典可更為一蒐訪嗚呼望塵干索禪  
力何在不覺為之一笑第十幅云春宵一刻先令細  
君滿引一杯以助千金之興細君指柳氏也予聞之周鄭  
山謂牧齋年六十四柳氏年二十四歸之客有訪之  
者柳氏出侑酒依然舊日風流觀此箋并前索酒札  
知柳氏固酒徒黃忠烈公見諸弟子有與女校書詩  
者輒戒之牧齋跌蕩乃至于此宜其有浪子燕青之  
謂此卷歸吾友趙六意林令予跋之予學殖荒落未  
能詳覈良自愧也

高鴻臚夢箕手蹟跋

南都王之明一案以鴻臚起而亦大受其累其被刑  
也昂首荅曰區區之誠二祖列宗所共鑒也至今聞  
者為之神傷是札云訛傳驚恐總無的確只有在山  
因頓聽吾主命而已是殆王案未了時而又云在山  
幸本土之人修防固守亦似可保但恐大亂當以南  
通括蒼為退步而資斧難延恐為首陽之續則又是  
南都已破時而又云大主在上必不令人枉死則又  
是赧王未擒時吾友趙六意林以此狐疑今予定其  
時日愚以意度之鴻臚既還山則王之明已訊畢時  
爰書或恐尚有後命耳而赧王聞江都之信奔蕪湖



北兵直下秣陵浙中亦風鶴交警故有南通括蒼之說然尚未聞靖南消息則故君尚在也大略當如此

魏庶常子一牧蹟跋

子一書畫俱工同年孟公章明得其所贈便面以交梨匣貯珍之孟公早攀橋山之髯子一以遲蒙謗傷哉然子一致蠟書于夏峯謀殺賊而欲以唐通為應則無知人之明矣唐通豈可恃耶若其書之工觀此便帝已得其槩

無名氏手蹟跋

此札不知姓名觀其與閩人構難之語外屈其形內

此是無名氏手蹟跋末一行

食其心是亮人之多事者可以想見明季甘陵之禍

馮徵遠手蹟跋

太常馮公三子大馮君留仙即元颺小馮君鄴仙即元颺天下所共知而三相公元颺眉仙繼之其群從則元颺徵遠亦其一也津撫與尚書貞重望遭逢國難相斷繼野死于杭之湖上其志可悲矣當世猶多責備然兩公未展之志其季成之從亡不顧卒以蹈海死明史不能附入兩公之傳真一大漏也徵遠受部曹之命于江上事去蕉萃以死梨洲先生所謂竹梧鸞鶴困于柴水者其人亦當在遺民中偶于馮研



祥家見其手札為之泣然

跋李昭武先生墨蹟

昭武先生與先贈公最厚故予家所有詩箋尺牘筆頭極多然予少時但以書人詩人目先生耳稍長始悉先生之大節因為之作墓幢之文顧里中人知者蓋寥寥矣是卷乃先生平淮碑論書以贈陸文春明者先生之集已亡則是論猶所當存也李君海若為其族孫以未得先生墨蹟為憾予因贈之而跋其尾并書其墓幢之文于前

跋周鄭山先生墨蹟

此當在周鄭山墨蹟下

鄭山先生之書博觀諸家畧迹取神藏鋒銳于渾朴之中論者以為先生之畫勝于文諸勝于畫書勝于詩蓋確評也予謂如先生之書方可當雅健之目

跋林太常輓姜給事詩

繭菴太常輓姜敬亭詩姜氏未嘗入刻予家有其手卷蓋書以正先贈公者乃知敬亭避地天台江干之役太常挽之出仕監國而不赴又言吏部嘗與太常同事姚江戎幕則戊子以後浙東山寨中事也此皆野史所未及者及以當讀史矣



鮎埼亭外集卷三十四

鄞 全祖望 紹裔

題跋

跋乾道四明圖經

四明志乘以吾家為最備自胡尚書寶慶志吳丞相  
開慶志袁學士延祐志王總管至正志李孝謙永樂  
志楊教授成化志張尚書嘉靖志無一佚失足以豪  
矣張制使乾道志則最初之作也購之不可得乃過  
天一閣范氏見四明文獻錄全引其書為之狂喜乃  
別為抄而出之于是揚之小玲瓏山館馬氏杭之小



山堂趙氏皆來借抄顧予猶疑非足本嘗見成化志中于遐追山二廟下記劉毅胡銀鞮諫吳越無納土事以為出自乾道志今竟無之則脫簡殆多然要屬難得之書可寶愛也

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胡尚書槩寶慶四明志二十一卷吳丞相開慶續志十二卷皆宋槩也予得之同里陸叅政懋龍書庫寶慶志先以郡志十一卷列于首分為叙郡叙山叙水叙產叙賦叙兵叙人叙祠叙遺九例而接以六縣志十卷續志則不分郡邑專紀丞相泣明之事及其詩文

而已吾鄉志乘以乾道圖經與此二志最古實為文獻之祖可寶也雍正庚戌予以拔萃入太學是書為人篋去質于富人之手仁和趙五兄谷林以白金四錠續歸仍抄一副本歸予手作長歌謝之尚書之志見于陳振孫書錄部陽馬氏通考暨明焦氏經籍志胡志成于叅軍羅濬之手焦氏誤為羅膺而吳志則藏書家未有及者前此臨川李侍郎穆堂江都馬上舍嶰谷皆嘗向予借抄遂巡未寄茲并屬谷林抄以貽之牙籤阮塞歷五百年而始流布于時殆亦有數存其間哉古者著述雖佳非人不重尚書立朝與薛極輩附史相彌遠稱



四木當時有草頭古天下苦之謬其與丞相之書並  
列有慙德焉故予前所作詩于胡志頗畧然未嘗不  
自笑其迂也

再跋四明暫慶開慶二志

吳丞相開慶志皆記其蒞明善政其自九卷而下則  
其吟稿也吾友杭君堇浦頗疑其非志體予謂丞相  
泣吾鄉最有惠政即此可備見其實心實政之及民  
者而以其餘閒春容詩酒又想見當日刑清政簡之  
風原不必以志乘之體例求之也况丞相遺集不傳  
則是志之有可不謂有功歟獨寶慶志則多訛謬如

元豐之舒亶中興之王次翁皆為作皇皇大傳而高  
憲敏傳不載其受楊文靖之學又不載其拒秦梓請  
婚之事何與史忠定傳謂其仲父簽樞罷官在秦檜  
死後則并國史宰執年表未之考也袁正獻公附入  
袁祖穀傳後亦寥寥羅濬謂是書成于一百五日固  
宜其有所舛戾也夫

三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寶慶志中有載及胡尚書以後事者予初甚疑之既  
而知是書當為劉刺史黼黻所增加也第一卷牧守  
自尚書以後凡二十人而至吳丞相又十人而至制



使皆附列之則為制使所增加可知矣及讀第二卷  
經籍志有四明續志三百三十幅大使吳丞相置四  
十五幅制使劉公置吾鄉志來自吳丞相而後直至  
延祐方有續本未聞有劉志乃知四十五幅即散入  
寶慶志中所增加者然劉制使之蒞吾鄉在咸淳自  
淳熙四先生而後吾鄉人物之當表章者制使一無  
所增而增其事于小者抑末矣

再跋延祐四明志

浮圖結習喜作大言強半孔子吾師弟子之故態也  
至有謬矣之至者如延祐四明志有育王住持知愚

傳初無他善但言吳丞相履齋判慶元極尊禮之間  
曰師之語錄願序引以傳不朽愚固謝之退語人曰  
吳潛晚歲如病風禍將至吾豈願其文語聞于吳大  
怒繫之獄杖之未幾吳果貶死夫丞相立身有學術  
立朝有節槩其蒞吾鄉有惠政死于賈似道之手非  
其罪也何物愚僧至僨其文而不屑乎蓋必以他事  
被杖而為此說以自掩也清容紀之殊不可曉

至正四明續志跋

至正四明續志十二卷王總管寧軒所修也總管于  
吾鄉為循吏其整頓它山堤堰最有功志中所書堤



堰補清容之所不脩元時牧守如此蓋絕少者

成化四明志跋

南里先生纂府志質實可觀其人蓋醇儒而東沙續志不為之立傳當時南里之子若孫皆官至藩臬監使一門貴盛東沙殆有宿憾焉而故畧之然南里有傳出于西涯李文正之手不藉東沙也後東沙而為志者不能采西涯之傳以補之則疎矣予并采得其詩一首補入甬上耆舊詩中

跋寧波簡要志

寧波簡要志二卷明黃南山先生潤玉著先生嘗著

四明文獻錄此則其彙括之書予抄之萬處士斯同家

跋四明舊志王檢正庭秀傳

宋史于檢正傳亦脩列其善與潘寧之說相反

檢正為黃涪翁詩弟子諸志為作傳皆排比其善行而因學紀聞撮其磨衲集議論之妄以鄭介夫為妄言陳少陽為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弟為謬賞謂蘇黃文章為末藝善者擬程子之學于墨釋而以易傳成于楊謝之刪潤詆趙張二相尤力有是哉其謬妄也是以深寧斥其邪說予謂舒待制之與檢正文章俱有可觀當置之文苑而詳



其短以為後人之戒

跋豐吏部宅之傳

四明諸志俱不為豐吏部立傳祇上虞志有之然不能具其顛末吏部為槐堂高第而傳不言其承學統其贖孤女事見行營雜錄而傳不言其篤行按後村哭吏部詩曰江表依公稍自強訃聞朝野共淒涼蠹移北府兵皆散笳返西州宅已荒又曰康時才業未全伸晚建油幢白髮新畚土為城塵滿面握拳猶戰胆通身則吏部由京朝官出守藩時蓋開禧嘉定之間江淮方有兵事而吏部蓋有勛績者也其夢吏部

詩曰老猶奮筆排和議病尚登陣敗募兵天奪偉人關氣數時無好漢共功名又曰朝給賻錢方掩骨家無餘帛可為衾然則吏部之節壯矣其廉又可知也他日當博訪其事附之宋史

它山水利脩覽跋

它山水利脩覽一卷予抄之故太僕陳朝輔家然非足本也按至正四明續志載它山堰東諸壩開凡三十有三曰攔浦堰曰唐家堰曰黃家堰曰新堰曰播木堰曰朱家堰曰風伯堰曰何家小堰曰沈家堰曰張家小堰曰徐家堰曰樓家堰曰華家堰曰蝦堰曰



黃家藕池堰曰屠氏橋閘曰范家閘曰靳家堰曰鄭家堰曰祁胡堰曰李家塔堰曰陳五耆堰曰張家堰曰小馮堰曰鑪頭堰曰蔣家堰曰大蘇堰曰段塘堰朱瀨堰曰王家堰曰松樹浦曰鄭十八郎堰曰鄭家食利堰王總管曰以上皆載魏氏水利備覽近松樹浦又有強堰皆防蓄水源滲泄去處宜時加修築以備旱潦今是本邑無之是知非完豹也五百年以來水利日荒三十三堰蓋多不可考者矣書為泉使魏覲所作吾鄉魏氏大都出自丞相文節公之後其見于志者有豹文有峻而泉使以水利之書傳有功梓里不媿谿上之彥哉泉使諸子曰濤曰洽皆以詩稱亦見是書中

書朱子綱目後

黃幹嘗謂綱目僅能成編朱子每以未及修補為恨李方子亦有晚歲思加更定以歸詳密之語然則綱目原未成之書其同門賀善爭之以為綱目之成家子甫踰四十是後修書尚九種非未成者又力言朱子手著但觀朱子與趙師淵書則是書全出訥齋其本之朱子者不過凡例一通餘未嘗有所筆削是左証也著述之難即大儒不能無餘論雷同附和之徒



遂以為春秋後第一書可謂耳食苟或能成朱子之志重為討論不可謂非功臣也但必為虬蟬所大駭耳

跋唐人牛希濟荀息論

是論在永樂大典中其言唐憲宗以後遺詔擇立太子不由大臣之謀皆左右近密建議既定然後書奏令大臣署之民謂問之車轂狀宦官謂之金輪圖嘗有請趙公同署名者公流涕不忍執筆其子曰一門三百口在于今日遂代署之宦者喜亟命以清列

按通鑑懿宗咸通十三年二月以刑部侍郎奉天趙隱同平章事僖宗乾符二年二月罷范質五代通錄梁李振曰懿皇升遐韓中尉殺長立少以利其權是即希濟所指也唐書但稱宦官等矯詔立晉王儼不言所殺何主亦不及趙隱得此論可以補其闕唐宰相表隱三子光逢太常卿光裔膳部知制誥光胤駕部郎光逢相梁光裔相南漢光胤相唐末知代署者為誰隱為相二年無一事可紀車轂金輪亦異聞也

書郝氏族譜後



偶見法帖刊誤一書宋黃伯思著其中有曰晉郝氏  
自太尉鑒以後遂為江左名宗其字讀如尚書絺繡  
之絺世人俗書郝作郝呼為郝詵之郝此大謬也郝  
詵晉大夫郝毅之裔郝鑒漢御史大夫郝慮之裔按漢  
有益州刺史支既不同音亦迥異唐人如陸魯望之博  
史郝儉  
雅亦有一段清香染郝郎之句蓋沿俗耳愚按尚書  
絺繡之絺孔傳讀作如字伯思所據乃孔傳也按鄭  
作蕭字今說文郝成周邑在河內杜氏曰河內野王  
多從之縣西南絺城以鄭漁仲通志例當是以邑為姓又載  
戰國策有絺疵郝既與絺通或即絺疵之後

跋范文正公年譜

是譜為吾鄉樓宣獻公所編而公五世孫之柔較正  
者又有補遺一卷言行錄四卷皆元時刊本自公少  
有朱氏之困淄州池州爭所謂長山者紛給莫定予  
嘗見永樂池州府志中有宋忠臣丁黼于理宗紹定  
二年作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記以青陽朱氏所藏文  
正手帖及謝太夫人畫像為據而府志折衷之曰朱  
氏實籍青陽文正繼父文翰嘗仕淄州長史謝于其  
時歸之故文正讀書淄州之長山其說足以解紛矣  
是朱氏雖籍青陽而青陽之長山非文正之書舍文



正實寓淄州而淄州之長山不可以為朱氏之本買也然年譜明曰淄州長山朱氏何耶公于貴後以金帛酌朱氏撫育之恩足矣至回贈繼父以太常博士而以蔭補朱氏子官則于義朱為當不可以大賢而曲護之

跋槎湖張氏族譜

焦文端公志經籍其譜系家則吾鄉槎湖張氏之譜在焉張氏之譜修于東沙尚書有善有惡區別森然蓋譜系中所未見先宮詹修全氏譜族祖見山先生實秉筆欲用其例宮詹難之而止或問予曰兩家所

見若何予曰皆是也尚書志在春秋一筆一削雖家乘乎而霜松雪栢讀之凜然知恩宮詹則為孝子慈孫念有取于包荒之旨非僅僅懷府怨之恐及見戴帥初集序當春孫氏譜乃知尚書之例出于孫氏

讀田表聖侍郎墓志銘

田侍郎之直節無可置議顧其在太宗朝嘗請封禪則一言以為不知者也漢唐以來請封禪者無一非尊諛之臣侍郎非其人也特其晰理或有未精耳當時幽燕未復銀夏為梗開國之勛較之漢唐劣矣乃敢尚啟其修心乎不謂侍郎有此失詞也范文正公



尚序此事于志中亦偶未之思耳真宗甚眷侍郎于其沒也二子在居喪中仍食月俸斯古今卹典中所未有者

書鄉先生宋中大夫周公家傳後

予纂古今親表錄友朋多言其徒費日力不知門地分而流品出未嘗不于世教有補鄉先生宋中大夫周公鏐豫名元祐黨人之一大夫之舅氏范丞相忠宣公純仁右丞純禮待制純粹及大夫初娶婦翁胡右丞宗愈再娶婦翁王學士覲中表兄弟范開封正平九族之中登銅籍者七人予既牽連書之又陳忠肅

公瓘與兄書云章氏議却不戒農師極惓惓亦不敢就自到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周戶曹之妹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諳事舉家好善故就之戶曹即大夫也嗟乎即忠肅之書可以見大夫一門之賢而其得力于范文正公胡文恭公之典刑者亦豈少哉文正壻一為賈東明蕃以不附新法忤荆公而忠宣之出司馬侍郎忠潔公朴溫公群從握節死于金者也大夫胡氏之私則僚壻考功忠臣亦在黨禁可謂同岑之盛矣偶從大夫裔孫見家傳書此以勉



跋陳祭酒狀

吾鄉陳公敬宗明初名臣也實與李祭酒時勉齋名  
南北吾讀其行狀乃知其亦嘗奪情起復明初文臣  
奪情甚多而李賢所援祇及楊溥故事不可解閣臣  
雍容絲綸之地奪情已非訓矣陳公終身侍從亦奪  
之不已謬乎

跋袁處州行狀

狀云宋之亡也舊不快意于衣冠者爭上變入爵陳  
參議允平有讎家言新從福州航海來見參議為書  
約蘇都統以九月乘颿下慶元當出兵以迎禮部尚

書高衡孫連署勸進時張元帥督師將往南命招討  
使王世強圍捕鞠實賴處州識其麾下得解其事而  
參政由是得脫其後復有言昌國大姓以故王為名  
者元帥不聽嗚呼順治戊子己丑之禍如一轍也而  
衣冠之禍更慘已

跋袁尚寶行狀

尚寶袁公行狀黃先生南山所纂也尚寶傳其父之  
學世以為術士耳不知其因成祖養賢之問而詳及  
前代學宮書院之制論武臣居喪之當解職謂皇太  
孫獲鹿當先獻皆讀論也而力爭靈濟宮符藥之妖



妄尤大臣風節惜南山先生之狀其叙事過于質直無文

書江陵張相國行狀後

有明中葉以後宰執以相軋為事是一大患也方桂洲分宜兩公元黃之後當國者似亦宜為前車之鑒讀江陵集則新鄭之與華亭一盈一虛益可畏矣江陵為庶常時乃華亭所教習故所以護華亭者甚至卒之傾新鄭而攘其位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當國大臣不竭精神于補衮而專用之門戶中論世者所長嘆也

又書江陵行狀後

江陵當未第時深為遼王憲所眷時世宗方耽玄默之道王以方士長生之術見幸穆宗即位或誣言有淮南衡山之謀遂下請室江陵實有力焉語在遼邸紀聞江陵尋售王府為第神宗時之沒籍以王妃王氏之請也初換星移格天閣在人何在者終于不保生前之機誠坑坎亦可以已矣夫

跋明王晉谿尚書傳

明正德間大臣晉谿之才偉矣故能嘿用陽明以定宸濠之難其人雖兼機數然三代以後盤根錯節亦



有非機數不成者必墨守迂腐道學之言以格之此  
愚人也明人論晉谿褒証各半非知晉谿者晉谿為  
敬軒再傳弟子其太公即敬軒弟子也然則晉谿之  
心術何嘗不粹特事有經有權則所以處之者亦有  
體有用以是知敬軒陽明之學亦未嘗不合

跋黃氏道德經附注

南山先生晚年頗言養生故瓊臺質其畫像有高慕  
玄德虛漸入佳境之語道德經附注三卷自言因王  
弼舊注茫昧因發其光耀之一二而以不得神從寥  
廓快覩昭回為恨則好之亦至矣讀先生傳家集其

養生之言亦津津然

跋黃氏陰符經附注

南山先生注陰符以為當即寇謙之輩所著其言甚  
確其謂篇末一百一十三字蓋古注而混入經文之  
內者因改正之愚意則謂此乃總結三篇之說非注  
也惜不得起先生而問之

跋屏山鳴道集說

屏山鳴道集說鈍翁駁之詳矣偶閱湛然居士所為  
序言其二十九歲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年二十九  
歲叅藥山而退因發憤未萬松師著此書嘻屏山歷



詆諸儒以恣其說自我成佛足矣何必援昔人以自重習之斷非佞佛者即或其言間有未純不過學之小疵耳浮屠輩造為此說以誣之而屏山援之以為例可為一笑

題四明尊者教行錄

古人有畫像記畫像贊二種獨宋慶元庚申沙門善月為四明尊者作像志銘是文章體例中所未有也四明法智師主延慶道場實為寶雲通公高座以振天台螺溪之教沙門宗曉為之纂教行錄七卷子生平不喜佛書而是編以有關梓里文獻故收拾之其中

跋道德真經三解後

道藏中多有易學鄧錡亦其一家也雍正甲辰得見其道德真經三解一解經則章句大旨也二解道則述天地始終之故也三解德則丹竈家言矣又述真常三百字以擬陰符之數冠之卷首原夫柱史清淨之旨轉手而為長生久視之學隋志未嘗合并蓋其慎也鄧氏之書其意在乎通津然強分道與德而二之則支矣



題蟬津集

浮屠之文如蟬津蓋亦一世之雄也其報復昌黎不遺餘力雖然無問昌黎之學非蟬津所能排即以其文亦豈可與昌黎抗與是則可謂不自量矣

讀道德指歸

張南漪語予曰道德指歸前有谷神子序其云嚴君平姓莊氏故稱莊子班史避明帝諱更之為嚴然則篇中所稱莊子者皆君平自稱也故卷首即稱莊子曰老子之作上經象天下經象地其發明宗旨幾二百言此後每設為問答必曰何以言之何以明之何

以效之或曰敢問而後以莊子曰答之蓋皆君平自稱之言無疑也閻潛邱乃以為莊周逸篇之文以補王厚齋之漏何其補也其所引亦不完南漪之言覈而篤矣然予并疑是書乃雁本非君平之作也漢志于老子所錄有四家隣氏經傳四篇傅氏經說三十篇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四篇使君平見之不應不見于志其疑一也王貢傳載君平事但曰相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是特祖其意而別為書非竟若是書之為箋釋也然漢志亦不錄是已亡矣安得晉魏間忽出乎其疑二也且予嘗觀其文亦頗不



類西京人語其疑三也

跋衛元嵩元包後

宋楊通老謂衛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歷筭獻策周武帝賜爵蜀郡公武帝不敢臣之有傳在北史梨洲先生詰之謂北史周書皆無元嵩之傳不知其何所據愚考北史實有元嵩在藝術傳但傳言元嵩好言將來事不信釋教上疏極論之因疑元嵩乃道士而惡釋家者及讀隋經籍志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下詔一切廢毀然則元嵩僧也其上疏非詆釋教乃謂記于釋教者之多耳

自唐中葉以後沙門始有賜爵之事元嵩賜爵其言不覈予友杭編修云元嵩實道士不知何據

書程雲莊語錄後

初南雷黃先生嘗言同時有程雲莊者倡教吳郭之門以一四篇言佛二三篇言道三兩篇言儒乃修飾林三教之餘術而別自出頭地者予思見其書未得雍正甲寅長洲徐編修文澄齋出其遺書示予三篇之外尚有守白論其言以公孫龍子為宗而著定為十二月其前八目曰不著形質不雜青黃之白是為真白此彼相非之謂指指有不至至則不指不指之



指是為真指是非支錯此彼和同是為指物青白既兼方員亦舉二三交錯直析橫分是為指變萬變攘攘各正性命聲負色勝天地莫能定惟人言是正言正之物是謂名物惟名統物天地莫測天地莫測名與偕極與天地偕極之物是謂名物惟名統物天地莫測天地莫測其誰得而有無之幻假之是謂真物指而非指非指而指非指而指而指非指是謂物指一不是雙二自非一隻雙二隻黃馬堅石惟其所適此之謂物變其後八目曰不落形色不涉是即自地之天地中取天曰地天統盡形色脫盡是即有天之

地大中取地曰天地天地天地天地天地閃爍難名精光獨透曰真神至精至精結頂位極名實兼盡惟獨為正曰神物天地之中物初無自物往來交錯物各自物惟審乃知曰審知惟審則直惟至則止縱橫周通一知之至曰至知實不曠位名不通位惟慎所謂名實自正曰慎謂彼此惟謂當正不變通變惟神神化惟變曰神變其宗旨則曰天地惟神萬物惟名天地無知惟神生知指皆兼物惟名成物公孫龍子之學絕于世亦久矣雲莊蓋叅會釋老之言附會之以成其說者也雲莊之傳如熊如灝金貞輩不甚著名



而正希先生為最大弟子正希晚年禪學蓋得于雲莊其遺書又有易數定序及著法定序十日雲莊名智字子上一字極士

再題雲莊語錄

正希先生講學師歛人程雲莊向嘗聞之梨洲黃氏得其大畧後見其書於揚之馬氏果誕謬不足信也其講兵師閩人柯仲炯所謂農丈人者也仲炯亦自負易學主象數予未見其所著故姚令王君正中說易本之而正希與劉侍郎之綸並師之黃太禪曰仲炯從董公應舉屯田一妄男子耳噫正希之學一出于雲莊一出于仲炯皆自以為專門而世莫之信以所見于用者驗之即其荐申甫而可知矣因并附志之雲莊語錄之後

題豐氏五經世學

豐氏既謬造石經河圖石經魯詩石經春秋石經大學又謬造高麗尚書日本尚書于是又造先賢先儒所為諸傳記以輔翼之而皆託之清敏或其大父方伯所傳梨洲別傳記之畧具豐氏詈朱子無所不至夫欲詈之則必先考據其時代而言之以庶幾人之或信不當任口周内也今記于郝陵川之言謂史衛



王通于楊皇后朱子館史氏固為大夫得見小君之禮以附會之門人或問所出則曰忘之使朱子而果然則校之豐氏之背父逢君良不甚遠不知朱子卒于慶元六年史之官未達也歷開禧至嘉泰三年史不過吏部侍郎猶然侍從是年誅平原始執政史雖以內援得成功然非有共仲叔孫僑如慶克之汙豐氏豈特得罪大賢即史衛王當擊之矣且朱子何嘗館史氏館者慈湖楊文元也陵川則江漢先生之徒力宗朱子者也豐氏非漫不讀書之人而悖誕至此其病狂以後所為無疑也若其中亦有可采者不當

以人廢之是則梨洲之言信然

辨六經奧論

竹垞先輩跋六經奧論據漁仲所上書祇有書考書辨謠詩傳辨辨妄詩名物記春秋考春秋列國圖諸經序刊謬正俗跋而無奧論且謂其書議論頗與通志畧不合然其于是書之妄有朱盡者蓋漁仲卒于高宗末年其于乾淳諸老則前輩也而書中稱薛常州者四則孝宗以後人之書矣稱朱文公者一則寧宗以後人之書矣又引晁公武易解皆漁仲後輩也而最發露者其天文總辨中論鬼料竅一條謂夾漈



先生嘗得是書而讀之尚得以為漁仲所著予乃笑  
明中葉人傳是書為漁仲而行之者蓋終未嘗讀是  
書也予又觀其論易謂先天諸圖康節得之希夷將  
啟手足之際則作是書者其于人之系代源流本不  
知也其引福州道藏所刻郭京周易舉正則意其亦  
闕人而要其中議論固有發前人所未逮者如論秦  
誓之類是也惜其撰人之不傳耳

心史題詞

亡友長興王敬所嘗為予言心史必是偽作予是其  
言而無徵也已讀閩百史集其中引萬季野語以為

海鹽姚叔祥所依託則敬所已下世嘆其不得聞此  
佳證也嘗以語錢塘厲樊榭則謂叔祥豈能為此詩  
文予謂閩萬二丈皆不妄語者必有所據所南引有  
錦綫集明崇正中尚存梨洲先生曾見之予今求之  
不得但從永樂大典得見其奇零者向使是書而在  
以之對勘心史當有敗闕但不知叔祥何故造為是  
書雖非真本要屬明室將亡之兆也已吳兒喜欺人  
至今謬稱斧井舊物以索高價凡有數本予見其二

題石齋先生遺詩

石齋先生遺詩是人偽作其中真筆不及半但觀其



湊成三百十一篇之目便是村學究所為強合毛詩之數者開卷便說留侯因人成事坐據三韓千里之地漁陽鐵騎所出而不能用是其人全不識東西者陽翟之韓而以為三韓三韓而即以為漁陽何其妄乎以予讀破萬卷之石齋而為此言即

書程尚書子糾辯後

晦翁以朱子稱乃其沒後群弟子推而呼之者同時張敬夫呂伯恭陸子靜葉正則陳同甫陳君舉薛季宣程可久諸君大都曰元晦耳程泰之尚書仕孝宗時其卒在晦翁前而辨子糾事乃有朱子之目予疑

是文非尚書筆况張清江乃晦翁弟子所著春秋集註尚書不及見而辯中亦及之其為捏造明矣尚書遺籍如禹貢圖論易原詩論北邊備對衍繁露雍錄予俱見之惟此乃載于文獻志者未知其何出竊以質之博雅君子

書辨忠臣不死節文後

蕭山毛檢討奇齡有三大辨其一為忠臣不死節文異哉其立言也忠臣不必盡死節然不聞死節之非忠臣也世知檢討之文由于盧鎮遠宜所作續表忠記而不知其所以然鎮遠予同里先輩也初任蕭山



教官其時檢討以亡命之餘歸里得復諸生名籍怨家不能忘情多相齟兀而又以制舉荒落連試下等鎮遠獨奇其才拂拭之備至檢討亦感之甚其所為師弟非尋常學舍中人比也鎮遠所作續表忠記其初集為趙給事吉士所雕二集為程上舍某所雕皆與檢討論定而出者即令檢討為之序今所雕乃檢討手書本字畫甚拙可覆審也鎮遠遷官而卒檢討志墓亦載其事已而京師有戴名世之禍檢討懇甚以手札屬鎮遠之子曰吾師所表章諸忠臣有干犯令甲者急收其書弗出也其子奉其戒惟謹乃檢討懇

未止急作此辨而終之曰近有作續表忠記者猥以長平之卒濫充國殤而假託予序悉世之人不知將謂不識名義自我輩始故不可無辨又改其思墓之文曰公之續表忠記假予為序嗚呼何其悖與檢討不過避禍遂盡忘平日感恩知己之舊斯苟稍有人心必不肯為而由此昌言古今忠臣原不死節夫負君棄國與夫背師賣友本出一致檢討之心術盡于斯文檢討之生平盡于斯文其詡詡然落筆時蓋可想矣檢討所作鎮遠墓志底本并其手札至今猶藏盧氏其子嘗流涕出以示予予因為記之若以續表



忠記言之其紀事誠有未覈文亦多不工雖予不敢  
以其同里為之辭特檢討親為之序而反覆如此其  
心原不為書之是非起見則可駭也天門唐庾常建  
中曰君姑置檢討弗問蓋諒其非本心耳予大笑而  
領之

鮎埼亭外集卷三十五

題跋

跋秦泰山石刻廿九字

泰山遺刻廿九字其第一行闕丞相二字其下曰臣  
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至昧死請與今重摹嶧山  
碑中廿九字悉同蓋斯篆之僅存其亦悖矣

跋岫嶠碑

吳越春秋載神禹有岫嶠山銘豈得尚存後人之為  
之者自以韓吏部詩之故猶之明人妄為日本尚書

鄞 全祖望 紹裔



蓋以歐陽詩之故有是哉其好奇也雖然岵嶺碑與穆王壇山四字夫人不知其偽而不知太學石鼓之與二刻鈞也

跋壇山石篆

穆王八駿之馬三道之隆宜其遊歷所過有可考者而已泯然無徵矣吉日癸巳四字不卜可知其依附然其與岵嶺之文皆極奇古亦非精于此者不能能為也

跋周文王神功二字

天一閣范氏所收石刻有神功二字旁勒云周文王

括石書乃隸古文也孫暢之謂臨淄齊胡公墓銅棺字多與今隸同以此証隸之不始于秦使其見此必以為始于商矣馬薺堂謂石鼓出于宇文其說未覈至此二字者或出于黑獺之手而後人以陀羅尼追尊之號記之未可知也夫黑獺黑衣之種耳而書法果如此則又在沙陀北嶽題名之上矣

漢北海相景君碑陰跋

趙德甫曰漢晉志官屬皆有循行之名今景君碑陰故吏自台邱暹而下十九人作修行修字恐是循字之借予思修行者蓋謂束修之行也漢晉碑皆作修



正可以証漢晉志之誤是碑之陰洪氏且未嘗見顧  
予家三本皆有之蓋明初搨本也

### 跋魏受命表

盤洲曰所謂表者蓋表揚其事非表奏也予謂是即  
石表之表與碑碣名異而實同然帝王家著作多用  
碑其用表者祇此近人不知古金石之例竟以碑表  
分差等誤矣

### 跋會稽禹穴窆石銘

會稽禹穴之字趙德甫稱為窆石銘而王順伯定為  
漢刻是也近人謂其詞非銘體因謂碑有銘而窆無  
銘不知古人原不定以韻語為銘孔子書季札墓窆  
窆十字亦何嘗非銘乎

### 跋北齊乾明碑

是碑立於乾明元年碑文作隸古金石漫漶祇存匡  
郭其中有可識者鎮北將軍秘書監蓋其人之官又  
有祠堂二字殆祠闕也當傳考之金石之錄

### 跋唐則天后少林寺勅書石刻

嵩山少林寺有大唐垂拱二年皇太后勅以寺中有  
冬笋生降書志喜又有大周天冊萬歲二年皇帝勅  
以寺中有仙藤白露之祥也寺僧合而勒之石嗚呼



溉冬笋何不哀黃瓜求仙藤白露以為瑞豈知鸚鵡之翅已盡拆也

唐開元祀太山銘舊本跋

開元太山碑銘刻在山頂之石為前明俗吏以忠孝廉節四太字鑿其上舊文為所毀者半天下之謬妄有如此耶竹垞嘗詢之野老謂必架木緣絙而登然後椎拓可施而山高苦風吹日曝紙幅易裂故模文甚難予所得乃明范侍郎天一閣藏本完好無闕當今日而遇此舊本可寶愛也封禪秦漢之後心是碑雖有微茫之語已漸趨于空言矣至于野無遺賢之

賀則其極功也

李陽冰謙卦篆書跋

陽冰上李大夫書論古篆欲備書六經勒石明堂惜其有是請而不就也向使陽冰果主是事詎不遠勝于開成之本耶予友當塗徐君文靖嘗謂陽冰事雖未行其所書字樣當有存者故吳立夫詩陽冰石經欲敲乳予告之曰韓退之識陽冰子服之嘗得其蝌文孝經非即陽冰之字樣子今所傳謙卦亦即字樣之一種也

跋唐大使府墓磚



予在邗上有發地得墓磚者其上有大使府燒造五字以問予為何時予曰此唐磚也唐人稱節度大使以示別于副使若楊吳以後則當稱都統府矣其字畫雖非出于名手然亦嚴整有法度

跋薛尚功手書鐘鼎款識

薛尚功手書鐘鼎款識二十卷藏于天一閣范氏有周密趙孟頫楊伯岩柯九思張天雨王行周伯溫七人鑒賞字跡而靈武韓玉倫徒克莊亦有跋焉最後有豐坊之題范氏書帖大半萬卷樓故物而是本獨不知得之何人觀坊所題可見也石刻所傳蓋僅有嗜之也以其副為贈焉

跋宋方信儒陳孔碩題名

是石為宋嘉定癸酉方公信儒以安撫陳公孔碩以判官在鄆州祝瑞慶節探白龍洞諸勝作篆書題名極偉方陳二公開禧以後之名人也其末深以歲事畢登物情安樂為喜異乎遊人之履也已予愛而跋之

題王半山鄆女志

舒王之英孀女在吾鄉崇法院旁謝臯羽過而題句



者相傳院中多舒王與會老往來墨跡戴曾伯驚風  
急雨之詩是也先侍郎少女許嫁屠侍郎子本駿未  
笄而卒附葬于檢討公墓啟土得一石則舒王志也  
因捨之而稍移于此噫是一塊土者世為殤女之壙  
耶先侍郎曾有文記之今失去乃補之集中

題蔡卞重書曹娥廟碑

曹娥廟石不存久矣宋元祐中蔡卞知越州重書立  
之卞京兄弟皆有書名而卞稍為京所掩顧孝女之  
碑書于儉人則可恨也

金朝散胡東平神道碑跋

金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兼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  
磁州胡嵩神道碑樂城李學士治之文朝散之孫山  
東按察祗適自書兼篆文曰明昌新辟公上言上京  
合懶等五路牛頭稅粟虛名不實宜會計以備邊用  
皇嗣未立宜肅正六宮以廣允續于時大臣非材五  
路大姓多不奉法元妃李氏專寵臺諫無敢輕議而  
公獨直之聞者莫不聳動此蓋朝散大節故碑特序  
之于首予友杭編修也駿方求金史遺文因寄之碑  
石甚巨自元以後中穿之柱無此材矣書亦工整可  
愛



元翰林學士王文定公神道碑跋

王文定公神道為其子公孺所纂文而見秋澗大全文集而石刻已不存矣明弘治辛亥華容王府君儼守衛輝拜于墓次慨然興先哲之慕重為勒石而復其祠清其池穹碑煥然嗚呼今世之吏聞之殆將以為羊叔子自佳耳然亦何與人事安得故道雅懷如此者乎三復華容題後為之憮然

跋明司經局題名碑

明制東宮官屬為詹事府為左右春坊為司經局坊局雖羈屬於詹府而各自為政故一府二坊一局公

署異地最初洪宣之際二坊且置大學士一員原非詹府所統也易代以來一承其舊其後坊局公署皆圯乃俱會于詹府然其列衛仍不相統近人不諳故事居坊局之任者竟自以為詹府之官可為發一笑也是碑乃先禮部公掌司經局時所共其文與書皆出公予予家自明嘉靖以來世掌綸言館閣故事差能言其本末所愧禱昧之才異荐未并一麾遽出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偶展是碑不覺為之憮然

跋柳州羅池廟碑

世所傳柳州羅池廟碑一紙必以太守印署之予異



而問焉柳人對曰吾柳江中時有風浪若取太守所  
印碑以過輒無恐故相沿用之也因憶明人劉烜筆  
談言是碑嘗入瓦礫中兵太之餘土人取以築城所  
築之處即崩累築皆然因驚訝而物色之則碑在焉  
石已橫裂為二相與扶而植之有是哉柳子之靈異  
為可畏也昔田拾遺論柳子謂其精多魄強斯語最  
善知鬼神之情狀古之人生為明聖歿為明神其來  
也有自其去也有為故申甫自獄降而傳說為列皇  
要不必以禍福驚動人而後使人知其不朽于冥冥  
中也乃柳子以不出世之才方將大有為于天下

擲不中而不免于奸邪之目投老荒裔歿而猶視彼  
其精則英多磊落之精其魄則苑結沈寃之魄固有  
不能與金石俱消者是大造游魂之變有比別種而  
不可以常例論也且吾嘗讀柳子祭呂衡州文而有  
會也柳子之與衡州八司馬中眉目交情尤篤而柳  
州之哭之已而蕩為太虛結為光耀為雨為露為雷  
為霆復為賢人奮為神明之問是其所以抒寫憶懣  
而為身後之兆者豫見于此亦可傷矣劉煦以為柳  
人之妄而咎昌黎之遽實之其議雖近于正然于鬼  
神之德則未通也雖然柳子生平搢論依乎中庸故



其言曰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援天以為高其所以詆左氏春秋內外傳呂不韋月令者不遺餘力垂老遺言忽躬蹈之得毋應自笑耶且夫柳州之有惠政于柳其遺愛之惓惓于民而廟祀之宜也必以禍福驚動之以示其奇則反淺矣若龍城錄為王性之所偽作其載羅池石刻之文蓋因昌黎詩中語而傳會以成之非昌黎反用其語也木筆雜抄乃還取以証昌黎詩誤矣今柳州有柳子遺墨書此數語而其文稍與錄不符蓋亦柳人之偽也

跋歐曹兩集古錄桂陽周府君碑跋

桂陽周太守有開武漢水道之功廟食至今乃後漢書畧之古今循吏之泯然者可勝道哉然歐陽文忠以為周憬曾文定公以為周昕蓋兩先生所見碑本俱闕其名而據所聞以實之文忠以為碑雖闕尚可識者未必實也予攷太平寰宇記廣東韶州新瀧有太守周昕廟即始開此瀧者行者放雞散米以祈福而忌著濕衣入廟則是碑當為昕作若寰宇通志湖廣衡州武水有太守周憬廟則或別以有功祀之而歲久訛傳移于昕者蓋武谿出臨武南流三百里入桂陽會于昌樂而一太守廟在水之陰一太守廟在



水之陽雖地尚隔遠而易以同姓同官相混文定之  
辨尚未得盡其詳也從來金石之學足補史傳然非  
博求其是則翻多誤者即令欲正前人之誤而不能  
得其所以誤亦未足以折之也

跋水心先生石經春秋詩

嘉祐間封石經片紙隻字不存人間并不得如成都  
孟蜀之本尚見于藏書之目亦異事也偶讀水心詩  
集有曰石經春秋一代奇寶王氏為熙豐學廢不用  
瑞安沈彬老蠟而有之其孫體仁閣以度馬予為名  
曰深明詩曰喟晉洛門初上石未久翻遭禁書厄是所

荆公之廢春秋屢見  
于同時諸公之論即東  
坡集中亦言之恐和靖  
之辨不足據也

指者開封之石經也然予攷嘉祐本當宋時流傳亦  
寡不特春秋水心特因荆公不解春秋而遂以此尤  
之其實荆公斷爛朝報之言出于人所附會尹和靖  
嘗辯之矣且荆公不解春秋而要何嘗廢石經之春  
秋使後世有誤解水心之詩者將復增荆公一過可  
不辨與蓋自諸經既有板本而石經遂多不觀斯亦  
自然之勢即西安之石經得存者亦幸也書之以遺  
吾友杭君葦浦使附之石經考異之後

跋禮記石經月令

唐天寶中刊定月令置之四十九篇之首又增益其



文而七十二候之割裂則其分配出于緯書以六日七分作五卦配一月有公有辟有侯有大夫有卿卦之居公位者得二爻其下各得一爻各得一候此本割裂荒誕之尤者而李林甫輩據之以正月令可謂不學無術者也既頒行天下于是詔集賢院別為之注以易鄭注遂有別為之疏者以易孔疏其辭卑鄙開成石經遵而用之始成不易之書宋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請復古文下兩制議韓侂張泌胡旦皆以為然餘人多以朝廷祭祀儀制多依唐注請且如舊又便宣讀時令大中祥符間孫奭又言其事時論終以為獨王學士禹偁不可遂不改者非也其後卒改從古文則在景祐初見晁氏讀書志

### 跋孟蜀廣政石經

宋時石經不貴陝本而貴蜀本殆以陝本止正文而蜀本有注焉其時學宮所頒行皆蜀本故徽公所引石經亦皆蜀本今無矣夫偶過趙谷林小山堂見其蜀本石經毛詩自周南至衛風雖片羽乎可珍貴也其中多足與今監本互証異同者惜不得完本讀之

### 跋宋嘉祐石經



宋仁宗宗勒石經用篆有志于復古矣其時楊南仲之徒皆名人也然予得見汴本石經數紙其篆亦無甚佳處何也

廖氏世綵堂韓文跋

仁和趙徵士谷林之子小林得宋槧韓吏部集于曲阜孔氏乃廖瑩中世綵堂本也瑩中所刊之書其工料莫精于九經而草窓評之以為不如韓柳二集之善今觀小林所得良佳嗚呼瑩中失身賈氏蒙謗下流然其于風雅不為無助校之秦氏之畢少董韓氏之向冰蓋有過之顧使瑩中但為賈氏鑒定書畫優

游東閣不染事權雖難以語君子潔身之義而尚不至于玷當時瑩公座客浙東則梅礪先生胡身之浙西則孫壁先生金一之以及吾鄉安竹林吏部皆豫焉梅礪竹林多所箴規不見用固疇然不染孫壁亦不失為遺民未若瑩中之被禍也明嚴氏之盛文休承亦嘗為鑒定書畫而論者未嘗以此訾之吾不能不為瑩中深太息焉然當時荐紳負盛名力排史氏之後村尚不免喪其所守又何尤乎瑩中要之瑩中所審正之經籍則終為可誤實不以其人而廢也在昔湖上養樂園為賈氏第在之別墅其旁香月隣



即瑩中所築也是集之播遷流轉而仍歸趙氏足為湖上故物縹緲其有幸焉顧安得九經連軸并柳先生集亦惠然而至成合璧耶小林其更博求之

跋舊槧三蘇文集後

舊槧三蘇全集是元人物在明初曾入樂安郡王邸後歸吾鄉袁尚寶忠徹家已而流轉於吳尚書原博溫閣學員嶠諸庫又有魯國世家之章通計印識共十三其樂城集後別有清夢軒刊本五字不知誰氏而紙色甚舊今世如此種書亦罕矣中史言高宗贈東坡太師謚以文忠御書序贊以賜其家今是本所

載勅乃孝宗乾道九年之筆也然則宗史誤矣揮塵錄載穎濱有章簡之謚則文定疑是後改今是本載淳熙謚議則文定乃初請即定又是王明清誤也

章簡乃元明允之謚賜于開禧時當雁湖執政主張蜀學

遂以一字之謚寵之今是本獨不見其勅與議不知其本失載耶抑固有之而脫去耶予于雍正癸丑得是書中間入有力者之手又二十有二年乾隆辛未復歸不勝其喜且是固吾鄉柳莊舊儲也因跋其後

跋柳先生年譜

柳先生年譜一卷不知誰人所作大畧宋儒仿呂汲



公韓譜為之江都馬涉江昆弟因購宋槧得見舊本  
遂與韓譜合刻中有辨新唐書二條謂據子厚先侍  
御史神道表稱中書令爽乃于侍御史為曾伯祖列傳  
蓋仍韓退之墓志之誤而爽字子燕列傳以為子邵  
者非俱見讀書之精但子厚柳評事墓志則濟房蘭  
廓四州刺史楷實仕于唐而譜以為隋豈因歷事  
兩朝者耶至楷生夏縣令澤同葬長安少陵則譜所  
載三子竟遺其名以是知考証之學其難如此涉江  
嘆曰有是哉因書之于其後

再跋柳先生年譜

王厚齋曰柳州之文多冒名者馬退山茅亭記見于  
獨孤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出于崔元翰請  
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  
盜雖除百姓之瘡夷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裴行  
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郡州謝上表其一乃李  
李吉甫柳州謝上表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  
獻曰恐是博士韋籌作而愈膏肓疾賦晏公亦云膚淺  
不類若為裴令公舉裴免乃邵說作柳州之生冕薨  
已五年今按譜中所列尊號表六首柳州謝上表未  
及別擇其餘似亦知其非而不載



題重刊宋本廣韻後

顧亭林之購廣韻也但得明人芟本而是本末之見既雕而惜其不完也歷引前人書所載而為明芟本所無者志于後今以是本考之則亭林所引者皆在焉惟姚寬國策後序引廣韻藍字下雍門中大夫藍諸而今本失去雍門二字又作中山大夫然則亦不免脫落互異也是本以宋槧重雕尚有此憾安得更訪舊人所藏而讎正之

廣韻之注博矣然予觀其姓氏一例則不甚覈也如謂孔氏之孔取殷之姓子而契之降祥自己以子加

乙則誣矣衛之左公子職右公子洩而列之左公右公複姓之目不亦悖乎鄧國則云出自殷王武丁之後之知鄧之姓曼見于左氏伍胥抉眼吳門子孫因以胥門為氏胥門巢蓋其後也不知胥生時巢已為將見于左氏他如楊揚伍五母母之別俱不能置蓋遽數之不可窮也若一一爬梳而糾正之未必非陸法言孫愐之功臣也

姓氏之呈漏者又極多

是書成于宋之景德故凡唐諱皆已不避獨引齊民要術尚作齊人要術蓋偶未及改正也于是而知蜀中石經之因仍唐諱固不足怪而必以為不忘叔國



者未必然也如齊民之為齊人豈獨不忘文皇乎  
亭林謂十干皆引歲陽而戊字下獨不引著雍以為  
明芟本脫文今是本亦然然別見于九魚部下著字  
又謂凡姓皆引古人以証之而明芟本去之今考是  
本亦不盡然蓋未必皆有名人可登記則畧之也



